



張志全

著

工人出版社

我是等着一等模範啊！

新大眾文藝小叢書
我是等着一等模範啊！
佟震宇 著

工人出版社印行

我是等着——等棋範啊！

作者 佟 震 宇
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三

印刷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制 廠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8219〕1—5000

目 錄

鐵鎖鍊

一

握緊槍

三

孤膽英雄

四

鐵鎖鍊

星期日的天氣暖烘烘，

全連各班都『進行衛生』，

班長李洪奎打開包袱把衣換，

掉出了一根鍊響『嘩棱』，

全班同志面對班長發了楞，

爲什麼把這個怪物藏在包袱中？

這個說：『你藏這破鐵鍊做什麼用？』

那個說：『莫非是嫌你的包袱分量輕？』

有一個戰士拾起就要往外扔，

李洪奎急忙奪在手中，

他說道：『我丟過這也扔過那，

這鐵鍊我什麼時候也不能扔。

要問這是怎麼回子事，

聽我詳細對你們說明：

我洪奎家住冀南滄縣地，

家有着幾畝薄地不夠營生，

從春到秋我就在地裏受苦，

到冬天就去當鐵路工。

要說我家算是什麼成份？

一脚踩鐵路一脚踩牛棚。

舊社會咱窮人沒有活路，

咱祖輩在黃連樹底下過營生！

我爺爺死時是蓆頭兒捲，

我爹爹死了扔在亂人坑。

小時候有個瞎子給我算了算命，

他說是：「你家祖祖輩輩得受窮。」

我心想咱窮人也不想那大福大貴，

憑良心賣力氣吃飽就行。

我每天叮叮噹噹在鐵路上幹，

上工下工頂着星星。

不多時蘆溝橋上大砲響，

「中央軍」南退一溜風，

眼看着中國的鐵道交給日本鬼，

我們站上住起了日本兵。

我洪奎賣力氣掙飯吃誰來也得幹，

我不幹我全家活不成。

那想到一天比着一天壞，

當工人好比那當牲靈。

一天兩頓混合麵，

糠皮砂子佔着三成，

沒吃上兩個月人就變了樣，

餓的骨瘦如柴臉發青。

常言說：「肚裏沒食心裏亂」，

餓着肚子也要上工。

那六月的天氣比火還熱，

我們在鐵路上安道釘，
監工的手拿芭蕉小扇一邊坐，
我那虛汗珠子順手滴登！
有一個工人他實在也受不下，
坐在一旁想乘乘風；
監工的一看把他拉過去，
關進了警務段的黑屋中；
說他是八路共產黨，
說他思想不良要罷工；
第二天夜裏聽着槍響，
拉到那亂葬崗上給槍斃。
工友們的怒火比天大，

怎麼着也是活不成，
倒不如豁着命的跟他拚了吧，
羊羔臨死還要打打哼哼。

那一夜天黑沒月亮，

半夜裏颳起了大黑風，

我們偷偷地摸到了鐵道上，

摸摸枕木摸摸道釘，

這都是我們親手修起的，

今天要破壞它有點心疼！

一想到自己修的是鬼子用，

他又運槍砲又運兵，

他靠着這鐵路線一勁往前進，

眼看着多少同胞都當起牲靈；

想到了這裏把牙一咬，

齊啦咔嚓拆了個稀鬆。

拆鐵道惹下了滔天大禍，

在這兒呆下去準死無生。

工友們當夜就要走，

要去投奔八路當抗日兵，

李玉德我倆頂相好，

也勸我跟他一塊前行。

我左思右想爲難了，

我心裏搖搖擺擺不敢答應。

我想起老娘還在家裏挨餓，

我想起我那兩歲的小英英，
時間緊急不容多商量，
他們和我握了握手就起了程。
我只看眼前黑一片，
誰敢想那明天活成活不成！
第二天鬼子把工人都集合起，
一個鬼子唧哩咕嚕像發了瘋，
他問破壞鐵道有那一個？
下面誰也不哼聲。
有一個漢奸他指住了我，
他像餓狗一樣撲向我懷中。
一問我三個不知道，

再問我索性就不哼聲。

他上是拳來下是脚，

打的我渾身上下黑、紫、青。

那年月只許挨打不許還手，

天大的怒火也得警心中。

把我打了個半活不死，

關進獄裏坐起鐵籠。

壓槓子灌凉水還上老虎凳，

辣椒水從鼻孔流進眼中，

脚上釘起一條鐵鎖鍊，

未曾一動就嘩啦啦。

走到那裏響到那裏，

就像那牲口身上的鐵串鈴。

一年四季不見天日，

只見到棍子、鞭子、鐵窗櫺。

大獄坐了一年整，

又送我到井陘做礦工，

有一天我們三個難友商議好，

砸開了鐵鍊想逃出牢籠。

那想到溝外有溝壕外有壕，

最後面還有電網一層，

溝溝壕壕齊爬過，

只剩下電網不敢前行。

電網上到底有電沒有電？

用眼睛誰也看不清。

人到了急中就生了智，

脫下了件衣服向上一扔？

一聞衣服沒有糊味，

我們三個逃生的罪人都喜在心中。

衝過這電網爬出去，

離開了地獄鳥出籠。

誰也顧不得回頭看，

撒腿就跑一溜風。

一口氣跑出了半里路，

那知道後邊響起了槍聲。

有一個難友撲通一下倒在地，

鮮血把那土染紅，

我扶着他一顛一顛還是跑，

寧缺胳膊斷腿也要逃出牢籠。

後邊的槍聲一會比着一會近，

不一會聽到了腳步聲，

我扭頭一看抓住了我，

兩槍把打的我頭發懵。

一陣子頭暈死了過去，

只覺得天也轉來地也動，

甦醒過來瞧見滿身血，

又把我關進了小牢籠。

還是那根鐵鍊子帶在腳上，

在上面加了兩個大鐵釘。

鐵鍊子磨的我腿腳都腫，

又有蛆來又有膿。

我想着一頭碰死在鐵窗上，

早點死了倒也安生。

又想起我那生身的母，

又想起我那小英英，

又想起我的老婆她還在家等，

又想起投奔八路的那衆弟兄，

我有一口氣也不能死，

還盼着總有一天出牢籠。

有朝一日中國軍隊把鬼子打走，